

从奥运历史看现代奥林匹克与政治的关系

卫京伟, 王 勇

(洛阳师范学院 体育学院, 河南 洛阳 471022)

摘 要:奥运百多年历史中,奥林匹克和政治的关系一直存在着声明态度和客观事实的矛盾交织。奥林匹克欲脱离政治却难以摆脱其历史和现实间存在的矛盾。从奥运历史进程可见,现代奥林匹克与政治存在着四方面的矛盾。遗传自古代奥运会却欲摆脱其母体和政治的天然联系;欲隐去现代奥运创始者初衷明显包含的政治意图这一社会背景;改变现代奥运初创阶段初动量之一政治因素;力争扩大奥运会的政治影响力同时又拒绝政治力量在奥运大舞台上的表演。尊重历史,面对未来,采取更加现实的态度,奥林匹克才能更顺畅地走向未来。

关 键 词:奥运历史;现代奥林匹克;政治

中图分类号:G80;G81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6)02-0015-04

A review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modern Olympics and poli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lympic history

WEI Jing-wei, WANG Yong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Luoyang Teachers Institute, Luoyang 471022, China)

Abstract: In the over 100 years Olympic history, intricat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subjective attitude and objective fact have existed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modern Olympics and politics. Olympics wanted to break away from politics but could not divorce from the paradoxes existed in between its history and the reality.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evolution of Olympic history that the following four paradoxes exist in between modern Olympics and politics: The paradox that Olympics wanted to but failed to break away from the natural connection between its matrix and politics, the paradox that Olympics wanted to conceal such a social background that the original intentions of the modern Olympics founders obviously contained political intentions, the paradox that Olympics wanted to change the political factor as one of the initial momentums at the stage of initial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Olympics, and the paradox that Olympics strived to expand its political influence while it refused the performance of political powers on the big stage of Olympics. Olympics can be developed more smoothly in the future only if it assumes a more practical attitud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Olympic history; modern Olympic; politics

在奥林匹克发展历史中,奥林匹克与政治的关系或隐或现贯穿始终,由显明在外和潜藏在内的两股势力交织而成。前者是奥林匹克组织一贯声称和追求的目标,后者是包括奥林匹克诸多组织在内的机构和人们不得不认可的事实,前者的内容是奥林匹克远离政治,后者的内容是奥林匹克和政治须臾不可分离。百多年来的奥林匹克就是在这对矛盾的伴随下,走过曲折的20世纪,奔向前途莫测的21世纪。

1 《奥林匹克宪章》中有关政治的表述,大多明显具有否定性的表述

在《奥林匹克宪章》中,共有5处提及“政治(politics)”或者“政治的(political)”,大多明显具有否定性的表述,可见,国际奥委会对政治对奥林匹克的影响是防范有加,表明了鲜明

的拒斥态度。

关于国际奥委会的职能,“反对将体育运动和运动员滥用于任何政治或商业目的”^[1]。

关于奥林匹克运动的成员规定,“以种族、宗教、政治、性别或其他理由对某个国家或个人的任何歧视都与奥林匹克运动成员的身份不相容”^[1]。

国际奥委会举行仪式接纳新委员,仪式上新委员宣读以下誓词,“我荣幸地当选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并成为其代表,并宣布我认识到这一身份的责任,我愿意竭尽所能服务于奥林匹克运动,尊重奥林匹克宪章的一切规定和国际奥委会的决议,并保证使之受到人们的尊重。我认为这些条款和决议对我来说是不容置疑的;我将遵守道德条例,决不接受任何政治或商业的影响,不受任何种族或宗教考虑的左

右,同一切形式的歧视作斗争,并在一切情况下维护国际奥委会的利益和奥林匹克运动的利益”^[1]。

国家奥委会的使命和职责之一:“国家奥委会须努力保持与各政府机构的协调和合作,须为建立推动各级体育运动的计划作出有成效的贡献。体育运动有助于教育、卫生、经济和社会秩序,因此国家奥委会在争取实现自己目标的过程中最好得到公共权力机构的支持。不过,国家奥委会应保持其自主性,抵制可能妨碍其遵守《奥林匹克宪章》的任何压力,包括政治、宗教、经济上的压力”^[1]。

关于奥运会的报名资格,“国家奥委会必须审查各全国单项体育协会推荐的参赛者名单的有效性,并确保任何人没有因种族、宗教或政治原因或其他形式的歧视被排除在外”^[1]。

2 历届主席的愿望与事实的反差

正如《奥林匹克宪章》中明确表述的那样,国际奥委会的历届主席都无一例外地把政治排除在奥林匹克运动之外作为自己的目标之一,至少把作为歧视形式和不良影响的政治排除在外,或者换一种说法为保持奥林匹克运动独立性和纯洁性。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从一开始就奉行两个原则,一是在经济上将奥林匹克运动限制在不谋取任何经济利益的业余运动范围之内,二是在政治上奉行不与政府打交道、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原则。现代奥运的创始者顾拜旦主张奥运远离政治,他的历届继任者也大都坚持这一立场。

尽管国际体育界不少人一直呼吁奥林匹克非政治化,尽管国际奥委会无数次重复体育独立于政治之外,但是战争、意识形态、强权政治、各国外交、恐怖主义等却不愿意独立于奥林匹克运动之外,它们不断地向这一运动提出新的挑战。1925年7月顾拜旦辞去国际奥委会主席职务时,也无奈地承认,使奥林匹克运动独立于大国纷争之外,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了。几年前才卸任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1988年11月21日于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届国际体育部长大会上说:“体育与竞技运动不可能如一些人所声称的独立于政治。它们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因此也像其他所有人类活动一样受到社会制约。所以我们必须与那些保证我们社会的发展和顺利运行岗位上的人们合作与讨论。”他的另一句话更是被人们熟知,他说:“这是一个政治家而不是体育家领导的世界”^[2]。

也许百多年奥运风云变幻可以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真相。几乎每一届奥运会都会受到国际或者国内政治冲突的或大或小的影响,政治和奥林匹克的关系紧密确凿地存在着。下面是部分国际间政治冲突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表现。

1894年,顾拜旦爵士拒绝邀请德国参加在巴黎举行的奥林匹克大会;1904年,因日俄战争等原因,英法等主要国家未参加美国圣路易斯奥运会;1908年,芬兰选手拒绝出席英国伦敦奥运会开幕式;1916年,奥运会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停办;1924年,苏联以赛会完全是资本主义性质,对法国巴黎奥运会予以抵制;1932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并欲树立“伪满”的合法形象,中国出于政治目的派出一个三人代表团参加美国

洛杉矶奥运会;1936年,希特勒把柏林奥运会演变成了日耳曼纳粹分子的宣传表演会;1940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断了奥运会;1948年,英国伦敦第十四届奥运会,因阿拉伯人威胁要抵制运动会,以色列被拒绝参加;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国际奥委会,台湾抵制了奥运会;1956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奥运会,苏伊士运河冲突使6个阿拉伯国家退出;苏联出兵匈牙利,引起瑞士、荷兰、西班牙退出奥运会;由于国际奥委会接纳了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退出;1960年,罗马奥运会,韩国进入奥运会,朝鲜宣布退出;1964年,日本东京奥运会,朝鲜、印尼因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南非因实施种族隔离制度而被禁止参加奥运会;1968年,美国黑人运动员在开幕式上抗议国内的种族主义;1972年德国慕尼黑奥运会,11名以色列代表团成员被恐怖分子枪杀;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28个非洲国家因新西兰橄榄球队访问南非而加以抵制。加拿大政府拒绝对台湾运动员发签证;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因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德国、加拿大、日本、中国等62个国家进行抵制;1984年,苏联、民主德国、波兰等国家拒绝参加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以示对前一届奥运会美国等拒绝参加的报复;1988年,朝鲜拒绝参加在韩国汉城举办的第24届奥运会;1992年,西班牙巴塞罗那奥运会,南斯拉夫因为内战被禁参赛,运动员只得以个人的名义参加。

3 现代奥林匹克与政治存在着的矛盾

3.1 现代奥运会在诸多方面直接遗传自古代奥运会,今天却欲摆脱其母体和政治的天然联系

历史不应该被割断,文化总有其内在的联系,如果没有古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就不可能有现代如此规模宏大的奥运会。若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不是完全克隆自古代奥林匹克运动,它至少是脱胎于古代奥林匹克运动。因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在初创时期打的旗号是“复兴”奥运会,虽然它是现代奥运会,但毕竟还是复兴“奥运会”。假若我们把古奥林匹克运动比作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母体,那么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遗传自它的母体的素质有哪些?特别是我们关注的与政治的联系,又有哪些历史的渊源呢?

奥林匹克(Olympic)是一个音译词汇,它原指古希腊时期在奥林匹亚举行的对天神宙斯的祭祀活动。祭祀活动中的体育比赛被称为“奥林匹克竞技”。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在研究古希腊文化时,开始把“奥林匹克竞技”称之为“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由于在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召开期间,同时还要进行诸如学术讨论、诗歌朗诵、艺术展览等其他的一些文化活动,所以人们便把包括奥林匹克竞技在内的整个活动都冠以“奥林匹克”的称呼。为了与现代奥林匹克相区别,故又称之为“古代奥林匹克”。古奥林匹克运动会发源于古希腊南部伊利斯城邦的奥林匹亚,公元前776年,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召开,以后每4年举行一次,公元393年罗马皇帝迪奥多西一世颁布《米兰敕令》,废除具有异教传统的奥运会。古奥运会共经历293届,历时1169年。

除了运动习俗的世代积累,除了独特宗教习俗的摧发,

除了文化交流的需要,古奥运会的产生还有政治方面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古奥运会也是古希腊政治的产物,准备战争、渴求和平是古奥运诞生的原因之一。战争要求希腊人具有强悍的体格和敏捷的身手。古希腊城邦采用各种方法培养符合战争需要的人。另一方面,各城邦之间又需要经常交流,联系紧密。由此,借助诸神之王宙斯居住的奥林匹斯山,召开全希腊参加,以祭神竞技运动会为形式,进而加强文化的交流和政治经济利益的沟通,当然是最自然不过的了。古奥运正是在此一背景的促使下迅速发展,在加强城邦间的团结、维护它们之间的合作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所谓上坡的路和下坡的路是同一条路,促使古奥运产生的因素也正是促使它消落乃至消亡的因素。除了宗教、文化、自然等因素外,这其中政治因素也是古奥运消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公元前5世纪,希波战争胜利结束后,希腊的城邦奴隶制进入了鼎盛期。而随后不久,社会矛盾加剧,内部战争纷起,公元前5世纪末发展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奴隶制衰败的开始,也是古奥运由兴到衰的转折点。

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征服希腊。公元前146年,罗马人征服了希腊。希腊变成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奥运会成为罗马贵族休闲的“观赏会”。公元392年,罗马皇帝迪奥多西二世立基督教为国教,393年颁布《米兰敕令》宣布废止了奥运会。

和独特的地理环境、经年的文化风俗习尚,以及严密的宗教系统一道,政治因素促使古奥运会起源、兴盛、衰落和消亡。脱胎于古奥运的现代奥运,与古代奥林匹克运动有诸多相似之处,不仅形似,而且神似。比如沿用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名称;比如继承了“奥林匹亚德”每4年一个周期的传统;比如借用和发展了古代奥运会的某些仪式,如继承和发展了点燃圣火、火炬接力、运动员和裁判员宣誓和授奖仪式,创立了开闭幕式、运动员入场式、升降和交接会旗等仪式;比如吸收和发展了古代奥运会的传统思想,如公平竞争、拼搏意识和身心和谐发展。持续一千余年的古奥运会消亡了,它的影响却依然存在,它和政治的紧密联系也并没有因它的消亡而消亡。现代奥运会得益甚多的遗传母体古代奥运会和政治联系紧密,现代奥运却欲与政治决绝和划清界限。

3.2 现代奥运创始者初衷明显包含政治意图,其继任者却欲隐去这一社会背景

从14世纪到18世纪,在欧洲相继发生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运动,三大思想文化运动最早提出了古奥运文化问题,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扫清了思想障碍。伴随三大思想文化运动发展的是近代体育思想的形成和近代体育手段的实施。

在一系列考古发现的激励下,一些奥运文化的先驱者开始有关奥运会模式的尝试。法国、英国、希腊、瑞典、加拿大等国家相继举办形式不同影响不一的运动会,但这一切的努力并没有直接促使现代意义的奥运会的诞生,直到历史和皮埃尔·德·顾拜旦相遇。有关顾拜旦对现代奥运创生的特殊贡献已是众所周知,顾拜旦创建现代奥运正值法国为雪普法战争之耻,举国大兴兵式体操、军事训练的年代,在这样国内

政治背景下,已经投身教育和体育改革的顾拜旦希望通过体育改革,增强民族体质,而不是单纯备战。而此时的国际政治背景则是欧洲国际争端加剧,战争危机日益加重,顾拜旦创立现代奥运当然不可能脱离这样的政治背景,他的主旨之一就是解除这一国际政治危机,用体育创建和平世界。顾拜旦的国际体育观念具有鲜明的和平主义色彩。在他看来,人们的误解和偏见导致了战争。因此,要消除误解、偏见,进而消除战争,首先要让世界人民彼此相爱,而要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将各国青年定期聚集起来,让他们在体育比赛中相互了解。因此顾拜旦改革体育首先是超越了法国,其次是超越了体育,他设想的奥运会就不再是单纯的体育奥运会,相反地,他把单纯的体育运动会看作一种沦落。超越体育的奥运会的超越之一就是世界和平的政治意图,因此在1894年巴黎召开的旨在恢复奥运会的体育代表大会上,在确定奥运会的指导原则时,顾拜旦就提出政府的支持是运动会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并要求国家选择参加奥运会比赛的运动员,从而清楚地表明运动员是国家的代表。此外,顾拜旦在奥运会的庆典中有意识地设计了一些强化民族意识的仪式,如运动员按国别入场,国旗为获胜者而升,国歌为获胜者而奏,运动服上标有国徽,即使运动员宣誓的誓词最初也颇具民族主义色彩——“以我的祖国的荣誉和体育的光荣”(而不是后来改成的“以体育的光荣和我们队伍的荣誉”)[2]。顾拜旦在总结1896年首届奥运会时也不忘特别指出它对希腊政治产生的影响,“当人们意识到进行身体练习会对一个国家的前途、对全民族的力量产生影响时,就会想到希腊很可能把1896年看作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这届奥运会在当地的直接结果已在希腊国内政治中有所表现”[3]。

现代奥运产生于各资本主义国家刚结束的自由竞争的阶段,这是一个充满政治纷争的不安定的时代,现代奥运的产生本身就是一个带有政治目的的社会运动。显然,现代奥运创始者是把奥运会看作超越体育的强大载体来培育的,政治意图显然是奥运初衷之一,抛弃这一重大孕育背景,显然地把奥运和政治割裂开来。

3.3 以民族主义为主导的政治因素是现代奥运初创阶段初动量之一,如今却欲改变这一初始方向

事物发展的初始条件十分重要,它发展初期走向同样十分重要,历史的初动量无疑会构建现实发展的惯性力量。那么现代奥林匹克的惯性力量特别是它的政治方面的强大惯性来自哪里呢?

假如说古奥运会是现代奥运的母体,三大思想文化运动和国际体育的发展是它的化孕,那么民族主义潮流就是现代奥运的胎教和幼教。所谓民族是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类共同体。而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产生的一种社会心态和运动。民族主义心态即指个人对民族或民族国家无尚忠诚,把本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感情。民族主义是以民族观念为基础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它作为殖民主义者的工具,使民族压迫成为国际现象,但又可以鼓舞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平等和民族独立。

最早从17世纪英国清教运动开始,欧美各国逐渐开展民族主义运动。20世纪以后,亚非各国也先后进入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成为从1830年到1914年影响西方世界历史的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它从现代最初几个世纪里的一种模糊情绪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信仰。而现代奥运初期也正处于民族主义大发展的时期之中,在奥林匹克竞技场上,民族主义的力量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从国家和地区数目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成立有国家奥委会的国家是29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达到60个。1896年首届现代奥运会只有13个国家和地区参加,1908年第四届奥运会就达到22个,并第一次实现亚、非、欧、美、大洋洲五大洲运动员奥运大团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参加奥运会比赛最多的一届国家和地区达到28个,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达到49个之多。以民族主义为代表的政治因素是现代奥运初具规模时期的奥运发展的初动量之一,但现代奥运却欲摆脱这一惯性力量。

3.4 在奥运商业化浪潮中奥运组织者一方面力争扩大奥运会的政治影响力,一方面又拒绝政治力量在奥运大舞台上的表演

奥林匹克竞技运动本身的特点和奥运会商业化的巨大发展使奥运会规模愈加宏大,奥运会成为国际政治的大舞台。奥运会是特殊的文化交流形式,它主要以国际间体育比赛的方式进行。它以严格的规则为竞争各方提供了公平竞争条件,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种族的差别所引起的不平等在竞技场上消失,运动员只能凭借自己强健的四肢和机敏的头脑去竞争。但与此同时,一个运动员在奥运会上所取得成绩也取决于他所在的社会能否为他提供优越的训练环境和条件。所以运动员的表现无疑凝聚着国家和社会的力量。正是由于竞技运动结果的不可争辩性、运动员成绩与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不可分割性以及奥运特有的一系列强化民族意识的仪式和新闻媒介的宣传作用,才使得奥运选手的表演和国家形象结合起来,成为增强人们民族自豪感的一种象征,吸引各国人民趋之若鹜,现代奥运才会一届比一届精彩,规模也越来越大。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奥运会的商业化成为现代奥运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充分利用商业手段支持大型体育运

动会也已成为体育运动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也是人类未来体育发展具有开拓性行为的尝试,尽管商业化遭致人们很多批评,但奥运商业化使得奥运吸引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大也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正是因为越来越大的规模,正是由于奥林匹克竞技运动本身的特点,奥运商业化不可阻挡,奥运会也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的大舞台,奥运组织者参与者一方面力争扩大奥运影响力,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政治影响力,一方面又欲拒绝奥运大舞台上政治力量的表演。

4 尊重历史,面向未来,采取更加现实的态度

在奥运历史的不同阶段,促使奥运和政治相互吸引和排斥的力量同时存在,相依相存,正是这样两种力量使奥运得以保持平衡,对奥运来说,政治不能离开,也不能太过接近。当然,也是这样的相反力量的存在使奥运发展深受痛苦煎熬。在奥林匹克与政治的相互关系中,政治和奥运的交互影响力一直存在,相互促进,相互阻遏,利害莫辨。现代奥运百多年的发展,是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交织中进行的,而政治和奥运的这种矛盾交织也是奥运历史上不可避免的主题,认识其所在,我们可以更加坦然地接受奥运和政治的交互影响。放弃奥运远离政治这一抽象而不曾存在的理想,现代奥运才能脱离矛盾交织的痛苦,更加顺畅地走向未来。奥运发展和政治的冲突过去一直有,现在仍存在,将来还会有,取其利,去其害,而不是一味拒绝,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参考文献:

- [1]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奥林匹克宪章[M]. 北京: 奥林匹克出版社, 2001.
- [2] 全国体育教材委员会. 奥林匹克运动[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3: 88-219.
- [3] 顾拜旦. 1896年的奥运会[A]. 谢亚龙. 奥林匹克研究[C].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1994: 10.

[编辑: 李寿荣]